

红尘随笔

落叶飘飞到初冬

张儒宇

清晨,我去到郊外散步,不经意间一片落叶从头顶飘过,此时我才想起已是初冬了。今天天气晴好,还沉浸在深秋中的人们,似乎还在欣赏深秋美景。还没来得及细想,初冬就悄悄来临。这初冬像是从日历蹦出来的,来得这突然,也来得这么准时。微风轻拂,带着丝丝凉意,也夹杂着落叶特有的芬芳,仿佛还留了秋日的余温。抬头望去,只见一片落叶在空中翩翩飞舞,它们或轻盈旋转,或悠然飘落,如深情的舞者,尽情展现着自己的才艺,但这不知是对深秋怀念,还是对初冬的赞美,那轻盈的舞姿,那含笑的表情,让大地多了几许温馨与浪漫。

初冬的天空,总是显得格外高远和清澈。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大地上时,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在由温变得温暖的阳光下,田野山川也悄然换上了冬日的装扮。树叶由绿转黄,再由黄变红,最终缓缓地飘落下来,铺满了林间小道。我停下脚步,弯腰拾起一片落叶,细细端详。它的叶片已经泛黄,边缘微微卷曲,但叶脉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在诉说着曾经的翠绿与生机。偶有微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它们在空中旋转、飞舞,构成了初冬迷人的风景。

初冬虽然不如秋天那么浪漫,也没有深秋那么多情。但却有初冬的静美与淡然。远山上依然充满着奇特色彩,绿中带黄,黄中带红,仿佛就是大自然这个收藏家,在收藏着秋日的画卷与诗篇。近处,树上的绿叶大多变黄,也有的树叶在风中飘落,给人以无尽的遐想与感慨。它们或轻盈飘落,或翩翩飞舞,每一个动作都那么优雅,更是那么灵动。它们或金黄,或火红,或深棕,如同调色盘上的色彩,将初冬装扮得分外妖娆,也格外的灿烂。

循着历史的足迹走进感恩古城,尽享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特色美食,你会慢慢发现,地处感恩平原腹地的感恩镇,在东方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

东方历史悠久,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始设九龙县,因县城设在九龙山而得名,而九龙山就在今感恩镇入学村附近。冥冥之中的缘分,使东方古老的历史从感恩这块热土拉开序幕。

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我徜徉在感恩河畔,寻历史遗址,看发展变化。从河岸向北远眺,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变迁,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已经看不见九龙山的影子,九龙县衙也早已倾圮,夷为平地。

感恩河上,新修建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感恩港大桥横跨不远处,连接了两岸的村庄。桥下不远处,是感恩八景之一的“厓村烟雨”遗址。沿着环岛旅游公路延伸的感恩港风光秀美,被评为“2023年度海南省美丽海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游览观光。感恩河畔,各式楼房鳞次栉比,镇墟内车水马龙,商贸繁华。万亩感恩平原里作物葱茏,瓜果飘香。从古老年代走来的感恩镇,处处呈现出勃勃生机。从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去探寻封禅的历史,更能体会到感恩古城新城的魅力。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感恩县设立,因感恩河而得名。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感恩县志》记载:感恩县疆土在崖县西北二百四十里,西临大海,东跨黎峒,北抵昌江,南连崖县。东西长二百四十里,南北宽二百八十五里,环疆水道一百八十五里。从县治感恩城,南至佛罗九十里,北至马岭九十五里。城东陆路三百二十里至感恩县抱道村,接崖州乐安营汛,辖黎德霞村界;城南陆路沿海六十里至感恩县岭头墩界海;城西南陆路五里至感恩县路田墩界海;城西陆路二里至县门港界海;城北陆路九十五里至昌江马岭湾界止;城东北陆路二里至感恩县古镇州钟鼓岩止,接儋县抱玉村熟黎界,又接昌江赤叉村熟黎界。

隋代感恩县治依旧建在原九龙县旧址上,因九龙地窄和县城破旧,故于明正德十年(1440年)县治迁至中和乡(今感恩镇)初筑土城。

循着历史的足迹走进感恩古城,尽享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特色美食,你会慢慢发现,地处感恩平原腹地的感恩镇,在东方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

东方历史悠久,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始设九龙县,因县城设在九龙山而得名,而九龙山就在今感恩镇入学村附近。冥冥之中的缘分,使东方古老的历史从感恩这块热土拉开序幕。

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我徜徉在感恩河畔,寻历史遗址,看发展变化。从河岸向北远眺,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变迁,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已经看不见九龙山的影子,九龙县衙也早已倾圮,夷为平地。

感恩河上,新修建的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感恩港大桥横跨不远处,连接了两岸的村庄。桥下不远处,是感恩八景之一的“厓村烟雨”遗址。沿着环岛旅游公路延伸的感恩港风光秀美,被评为“2023年度海南省美丽海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游览观光。感恩河畔,各式楼房鳞次栉比,镇墟内车水马龙,商贸繁华。万亩感恩平原里作物葱茏,瓜果飘香。从古老年代走来的感恩镇,处处呈现出勃勃生机。从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去探寻封禅的历史,更能体会到感恩古城新城的魅力。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感恩县设立,因感恩河而得名。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感恩县志》记载:感恩县疆土在崖县西北二百四十里,西临大海,东跨黎峒,北抵昌江,南连崖县。东西长二百四十里,南北宽二百八十五里,环疆水道一百八十五里。从县治感恩城,南至佛罗九十里,北至马岭九十五里。城东陆路三百二十里至感恩县抱道村,接崖州乐安营汛,辖黎德霞村界;城南陆路沿海六十里至感恩县岭头墩界海;城西南陆路五里至感恩县路田墩界海;城西陆路二里至县门港界海;城北陆路九十五里至昌江马岭湾界止;城东北陆路二里至感恩县古镇州钟鼓岩止,接儋县抱玉村熟黎界,又接昌江赤叉村熟黎界。

隋代感恩县治依旧建在原九龙县旧址上,因九龙地窄和县城破旧,故于明正德十年(1440年)县治迁至中和乡(今感恩镇)初筑土城。

岁月流金

走马感恩古城

卞玉珏

因地近海,县城屡遭海盗侵扰劫掠,战事频繁。明万历十年(1582年),知县秦中权将县治迁至生旺村大雅坡。后因县城夙瘴多疾,居民不服水土,官员常染疾而死,加上感恩建县有基础,因此,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知县朱景和将县城从大雅坡迁回原中和乡旧城址重建。我在镇墟内寻寻觅觅,未能发现遗存的县衙,昔日的城池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穿过古朴典雅的感恩城门,徐徐进入原感恩城粮所内,两棵高大的酸梅古树格外醒目。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感恩县学宫的保护碑树立在其中一棵百年酸梅古树旁。古老的学宫遇见百年酸梅古树,辉映出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感恩县学宫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1042—1048年),原址在感恩河北岸入学村西侧的海滨,即当时感恩县治所在地。后多次修复和迁移。今址上的感恩县学宫始建于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建成后,历明、清至民国,共七次重修或扩建。现存感恩县学宫即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所重修之遗存。站在新修缮的感恩县学宫大成殿前拜谒先贤,我不禁对历代朝廷重教兴学的举动心生敬意。

走过曾经热闹繁华的感恩村十字街,我们来到了红色文化遗址麦家祠。虽然之前对麦家祠惨案的历史有所了解,但阅读门前的

“麦家祠惨案事件简介”,再次重温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时,心情还是十分沉重。惨案中,一百二十四名烈士,为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1986年,东方县人民政府将此处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东方市人民政府拨款110万元重修。走进新修缮的麦家祠内,我深深地行了三鞠躬礼,以表达我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离开麦家祠,恰逢学校上午放学时间,原本窄小的村道变得更加拥堵,我们的车缓慢慢行。看着车窗外活波可爱的小学生,刚才有些沉重的心情渐渐纾解。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游览了历史遗址,感恩的特色美食不能错过。当天中午,阿波和阿斌两个小弟请我们在镇墟一家餐馆吃饭。餐桌上,摆满了扶空海鲜、白切乳羊、盐焗乳鸽、感恩空心菜等感恩特色美食,令我们大快朵颐。

午饭后,辞别了大伙,我和从上海回来的好友符律师并未着急离开,因为我惦记着另一特色美食感恩酥饼。这一历史悠久的糕点表皮金黄,层次清晰,香酥酥脆,脆而不碎,油而不腻,是古城里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每次到感恩城,我都会到茶店里品尝,并打包一些带回去与家人分享。好友符律师之前没有吃过感恩酥饼,我俩商量后,决定找一家茶店尝尝。于是,我们一起沿着街边闲逛,只见不长的街道上,分布着好几家老爸爸茶店,且每家都有很多顾客光临。看来,感恩人喜欢喝老爸爸茶,他们悠闲自在的样子令人羡慕。我们走进进门旁边的一家老爸爸茶店,点了一壶红茶和两个酥饼。他吃后连声称赞:“好吃,酥酥甜甜的,是小时候的味道。”期间,茶店里不断有客人光顾,他们落座后面带喜色,侃侃而谈,气氛热烈而融洽。平时极少涉足老爸爸茶店的我,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接地气的闲话场所。我俩静坐其中,深受感染,流连忘返。下午三时许,打包了一些酥饼后,我们辞别老爸爸茶店,驱车朝十四公里外的生旺村驶去。我们打算到那里探寻万历感恩县城遗址,进一步感受感恩镇古老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诗苑撷芳

相逢(外一首)

■ 山海居士

走在深秋的街
一枚枫叶悄然飘落
我轻轻拾起,放在掌心
嫣红的叶片
像伊人羞涩的脸
蕴藏一个郁郁葱葱的夏天
我不敢触碰叶片上清晰的叶脉
唯恐
触碰到她多愁善感的神经

与你相逢在层林尽染的山下
你摘下一枚红枫叶吻过
送我
我把枫叶夹在书页里
试图
把整个秋天收藏
把爱留住
可你却像南飞的雁
无影无踪
我的视野里
只有白云悠悠

秋鸟栖新枝
是另一种意义的相逢
我的生命
在离别和相逢交替中
苍老
却无悔
与一枚红枫叶的相逢

◎ 亲海

有海的地方
总有诗意蕴藏
一种辽阔
打开心的藩篱
潮起潮落
涛声依旧
万年前的两块石头
磕磕绊绊,纠缠不休
棱角磨光,随缘认命
直至变成细小的沙粒
已分不清彼此

海水碧蓝
白帆点点
海鸥像诗句里的标点
街起浪花飞翔
我的目光放牧排浪
那块尚未淹没的礁石
像一个公开的秘密
让赶海的娃子唱出童谣

落笔洞(外一章)

■ 吉才惠

从远古走来,落笔洞里点燃的火种,生生不息,孕育万物生灵。

一座小山峰,没有山的雄伟,却有山的底蕴。

从历史和传说中,我读懂了你正直善良、刚正不阿的禀性。落笔洞里的摩崖石刻,历代先贤哲人的诗篇,永不褪色。两支悬吊的笔,犹如神助,滴水不断,滋润古今。

时光好像一条长河,阻挡不了隔世之约。仰望着你,我的思绪穿越时空,与你情深对话,探寻你的前世今生。你不老的灵魂,宛如日月星辰,照亮崖州的天空。

走出落笔洞,我惊喜交集。不远处,校园里书声琅琅,翰墨飘香;黎乡村落,绿水青山,恬静安然。

◎ 三亚湾的夜色

夜幕降临,鹿城迎宾路上的灯光带着我来到三亚湾海月广场。

海风拂面,随着一首怀旧的老歌轻轻响起,舒缓的音乐,曼妙的舞姿,轻拾岁月深处的记忆。

今晚,月色如水,银白色的沙滩上,一串串脚印,伴随着浪花的节拍,仿佛诉说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夜色下,你的身姿愈发妩媚动人。那么多年了,一直痴迷于你的世界。我好想在椰梦长廊,与你重温旧梦,继续缠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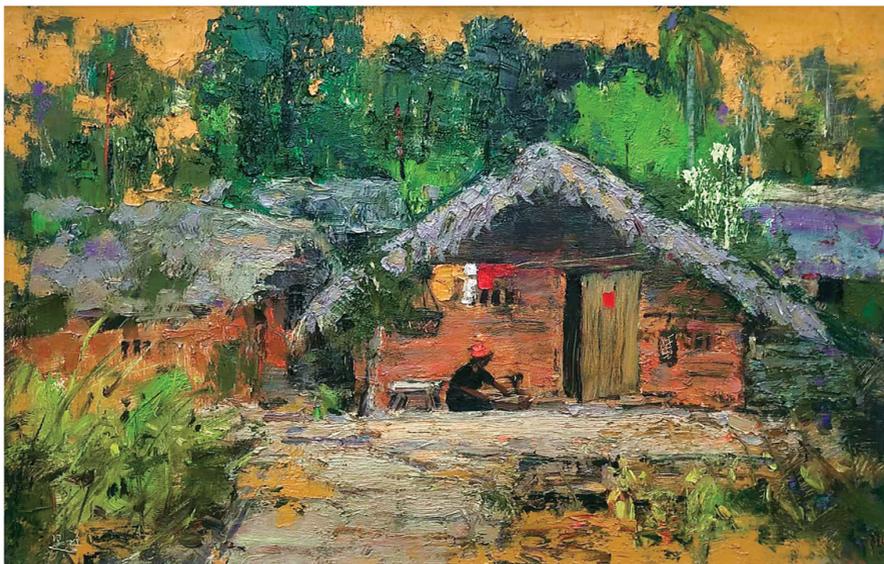
此刻,我的目光穿过凤凰鸟的夜空,与鹿回头的灯光交织在一起。我想站在更高处,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你的倩影,邂逅你深情的回眸一笑。

谁说相见不如怀念?三亚湾啊!你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我是你久等的人吗?

眼儿媚·晚秋静思

■ 吕应璋

金风拂槛正凉时。大雁弄云姿。肃霜未降,菊花先绽,畅月徐迟。
水光镜晚,落叶动秋池。鸳鸯鸳序,虫鸣鱼跃,惹了乡思。



《黄昏》

(油画) 梁峰作

往事如烟

秋菜冬储旧时光

熊荣军

阳光如织,轻轻洒落在老街菜市;暖风微拂,送来了阵阵泥土与菜香交织的清新气息。我紧紧握着85岁妈妈的手,漫步于这熟悉的菜市,寻觅着秋冬之交的味蕾盛宴。妈妈以她那阅尽世事沧桑的慧眼,精心挑选着颗颗饱满大白菜,红润欲滴的小萝卜,以及乌红发亮的细辣椒。每一挑、每一选,都是对往昔岁月的深切怀念与无尽珍视,恰似那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温馨。

“白菜须选农家自种,辣椒当宽柄鲜欲滴,大蒜生姜则求鲜嫩可口,清水则需清冽甘甜,方能腌制一坛满屋飘香的好酸菜。”妈妈的话语如涓涓细流,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对美食的执着,宛若一首动人的歌谣,在我心间久久萦绕。

我沉醉于妈妈深情的讲述中,仿佛穿越到了那个秋菜冬储的旧梦时光。小时的我,如同妈妈身后的小尾巴,紧紧跟随,看着妈妈以灵巧的双手,将大白菜、红萝卜、芥菜缨子、乌红辣椒一一洗净,再烧一大锅开水,待其冷却,将洗净的食材与生姜大蒜层层叠放,封存于古韵悠长的大坛之中,腌制出酸爽可口的下饭酸菜。厨房里,妈妈忙碌的身影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那些天然食材在妈妈手中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那醉人的香气,是妈妈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恰似“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深情。

小时记忆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我犹

记1982年的秋天,爸爸在新建的大瓦房偏厦里,挥汗如雨地挖出一个宽敞的菜窖。我们把收回的白菜、萝卜、南瓜、冬瓜置于暖阳之下,让它们享受一场“日光浴”,晒干露水,化去白霜,进行简单的“脱水”处理,再用稻草捆扎整齐。这些食材,与干净的土豆、红薯一起,小心翼翼地放入菜窖之中,为那个冬天储备了一份沉甸甸的希望与温暖,恰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

小时的秋冬暖阳,珍贵而温暖,晒制的美食成为我童年甜美的回忆。我家小院,房前屋后挂满了金灿灿的苞谷、红彤彤的辣椒、晶莹霜白的柿饼。妈妈选择晴朗的日子,将红辣椒、南瓜片、红薯干等晾晒在院坝的阳光下。它们在暖阳的照耀下,渐渐失去水分,变得更加香甜可口。而我,则坐在门墩儿上,手捧小人书,偶尔撵着鸡鸭和麻雀的偷吃,享受着阳光的温暖与童年的美好。

秋菜冬储,是秋冬更替的时光桥梁,是家庭团聚的温馨记忆,更是情感寄托与文化传承。我至今难以忘却1991年的那个大雪封山二十多天的寒冬。每日寒风,如刀割面,滴水成冰。然而,妈妈却凭借她那灵巧的双手,将秋菜冬储的食材,烹制成了酸辣土豆丝、红椒炒白菜、豆腐烩酸菜一道道美味佳肴。不知不觉间,大年三十欢乐而至,妈妈更是大展身手,酸辣小河水、猪腿炖土豆、腊肉炒豆豉等十道佳肴寓意十全十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团团圆圆,品尝着这些美食,每一道菜都蕴含着妈妈的深情与家的味道,恰似“家和万事兴,笑语暖人心”的幸福。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菜市超市时令蔬菜琳琅满目,网上预制菜应有尽有,它们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小时家家户户自制的腌制品,如今也实现了冷库化存储。然而,秋菜冬储改变的只是存储与加工的方式,那份难忘的记忆与文化传承,却如同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秋菜冬储的旧时光,便是这样一种烟火气,它温暖了我的心灵,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幸福。如同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让它在文学的田野上书写着越岁的芳香与美好;秋菜冬储的旧时光,宛如一曲悠扬的长歌,穿越岁月的尘埃与喧嚣,依旧在我心中回响,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诗篇。

故乡,那是心中一抹永恒的温暖。而故乡的炊烟,像是系着我与故乡的一缕丝带,随着岁月的流转,渐渐飘向远方。

记忆中的故乡,清晨总是被炊烟唤醒。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晨雾,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就开始升腾起袅袅炊烟。那炊烟,似轻纱,轻柔地在空中舒展着身姿。它们先是缓缓地由烟囱口冒出,带着灶膛里柴火燃烧的温度,不急不躁地向天空蔓延。远远望去,整个村庄像是被一层薄纱笼罩着,充满了朦胧的诗意。

那时,我总会跟着祖父到田野里去。祖父扛着农具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蹦蹦跳跳地跟着。一路上,望着各家屋顶上的炊烟,祖父就会告诉我,哪家烟囱冒烟早,哪家的主妇最勤劳。在田间劳作累的时候,祖父会坐在田埂上,望着村子里的炊烟,嘴里念叨着:“暖暖入村,依依墟里烟。”那时候,我还不甚懂这句话的含义,只是觉得那炊烟下

温馨往事

远去的炊烟

■ 丁宁

的村庄,是最宁静美好的地方。

炊烟里,还藏着故乡的美食。母亲在灶膛前忙碌着,添柴、烧火,煮着新摘的玉米、红薯,或者炖着自家养的土鸡。那从锅盖边缘冒出的缕缕香气,混合着炊烟的味道,弥漫在整个屋子里。等待美食出锅的过程中,

我总是眼巴巴地守在灶边,被那烟火气息熏得暖暖的。

然而,时光无情地流淌着,故乡的炊烟渐渐远去。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故乡的人们也开始用上了煤气灶、电磁炉。那些曾经家家冒烟的烟囱,渐渐被荒废。曾经弥漫着的柴草香的村庄,少了那一道独特的风景。每次回到故乡,望着不再冒烟的烟囱,心中总会涌起一阵失落。

因为故乡的人们追求更加便捷的生活方式,所以炊烟逐渐消失。但它的远去,却也带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没有了炊烟的村庄,少了一份古朴的韵味,多了几分寂静与落寞。那曾经伴随着炊烟的笑声笑语,那田间地头关于炊烟的故事,都成为了回忆。

如今,我只能在回忆中寻找那远去的炊烟。它是故乡的符号,是我童年的伙伴,是我心中那一份难以割舍的眷恋。它虽然已经远去,但在我的灵魂深处,永远飘荡着那一缕缕轻柔的、带着故乡温度的炊烟。